

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 与信仰研究

李然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 与信仰研究

李然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研究 / 李然著.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209 - 09403 - 0

I. ①山… II. ①李… III. ①民间故事—文学研究 —
山东省②信仰—民间文化—研究—山东省 IV. ①I207.7②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4428 号

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研究

李 然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2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9403 - 0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的主干与分支	10
第一节 主干情节单元	10
第二节 传说的分支	22
小 结 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在地化与超地方	48
第二章 秃尾巴老李信仰的发展历程	58
第一节 兴起与定型	58
第二节 信仰的改造及特征	73
第三节 信仰的固化	83
小 结 信仰变迁的动力	93
第三章 秃尾巴老李庙会与集体记忆	98
第一节 集体狂欢的费县龙王堂庙会	98
第二节 神圣的菏泽龙王冯庙会	109
第三节 现代经济意识下的青云宫庙会	120
第四节 记忆中的文登庙会	130
小 结 地方性神圣时空与地方文化	139

第四章 秃尾巴老李与民众生活世界	145
第一节 作为生产辅助的秃尾巴老李	146
第二节 作为民俗知识的秃尾巴老李	155
第三节 作为互动媒介的秃尾巴老李	167
小 结 传说与信仰的弱化	178
结束语	185

导 论

“秃尾巴老李”是山东地区对当地流传的“秃尾龙”传说主人公的一种通称。秃尾龙传说广泛流传于山东、黑龙江、河北、江苏、广东、广西等地，以“神奇诞生、断尾离家、回乡上坟、孝亲佑乡”为主要情节，并且在其流传地形成了相应的民间信仰，左右着民众的日常行为与习惯。该类型的传说与信仰研究中，广东的龙母文化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2008年山东四地市的“秃尾巴老李”传说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该传说受到来自学术界与地方政府乃至普通民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研究都存在重搜集轻研究，以及研究视角单一的缺陷，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制约，也有观念的影响。

笔者从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围绕秃尾巴老李的传说与信仰进行田野调查，并以费县龙王堂庙会为个案写作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在此期间，笔者感到“秃尾巴老李”在山东既是一种历史记忆，又是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厚重的齐鲁文化和山东精神的内涵与神韵。虽然它的某些功能随着农业文明的衰退有渐趋弱化之势，但其中体现的忠诚、守信、孝亲、刚直等传统价值观念，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具有继续传播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在对地方文献资料的反复研读以及实地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最令人困惑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在山东各地有着特色鲜明的地域面貌和流传状态，在与当地文化和民俗生活密切的关联中成为一种标志性符号影响着各地民众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如果按照近年来在历史学领域中把传说看作民众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秃尾巴老李无疑也应当是山东地方的民众集体记忆，而且至今仍然十分活跃。对该传说与信仰的历史梳理与现状深描，是否可以透视民众的生活世界、信仰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背后蕴藏的地域

文化心理？笔者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走入田野，去看待发掘至今存活在民众生活中的秃尾巴老李。



秃尾巴老李出生地分布图（以《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及《龙的传说》为统计对象）



秃尾巴老李庙宇、龙母坟分布图（以《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及《龙的传说》为统计对象）

本书通过对山东各地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的考察,从深层上把握区域社会中传说、信仰以及民众生活之间的互动。之所以采取这一视角,是因为秃尾巴老李既是一种流传甚广的传说,又是一种影响极深的信仰,其中携带有地方社会的丰富信息。这些信息植根于普通百姓一代又一代在日常生活经历中的“言传身教”,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①,李亦圆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尤其是远古时代的先人的意识中,对于自然和事物的认知过程往往与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说明,人类文化生活的历程是一体性的。为了研究的便利,研究者可以把文化体系分成宗教、社会、政治、文学、经济等诸多方面,分别加以处理,但所有这些都是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表面看上去各有存在的价值,但在深层次,其相互间的关联又密不可分。”^②因此秃尾巴老李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的集合。这种集合以老李为标志,依托着古老的庙宇、展演着集体的仪式,包含着大量口头的传说故事,与其他传统互相解释,反映着地方社会中的某些关系、秩序和逻辑,具有文化标志的意义。刘铁梁认为,在地方民俗文化中,某些事象显得特别重要和饶有深意,体现出当地民众生存发展的适应与创造能力,也证实着当地民众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经历,因而成为群体自我认同,并展示于外人的事象,这就是标志性文化。^③融合了传说与信仰的秃尾巴老李无疑就是符合这一概念特征的地方性知识集合。

值得注意的是,秃尾巴老李的足迹虽然遍及山东,但流传面貌却不尽相同,存在较大的变异。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以闯关东为背景的兴起时间存在不同步性,二是着意强调乡亲观念的讲述方式,最终导致在山东各地方形成了不同的传说系统与信仰传统。目前搜集到的山东秃尾巴老李的传说里,有几个不同的系列,如费县的朱龙王传说体系、菏泽的焦龙王传说体系等。他们往往以一个点(某个村落或庙宇)为中心形成大小不等的辐射范围,构成了一个有边界的小地方,也就是本书中地方概念的由来。因此,以山东为整体文化背景、各地方传说与信仰流传的不同面貌及相互关联是本书的关注重点。

任何一种民俗,都有其特定的存在与传承时空,从而表现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分布面貌。融合了信仰与传说的秃尾巴老李,既拥有悠

① 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导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② 李亦圆:《宗教与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③ 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久的历史传承，也是活在当下的一种民俗知识，至今在流传中心地还有自认为是老李血脉的家族后代和香火旺盛的庙宇、庙会，甚至还有相关祭祀权和解释权的话语纷争。他的传说、他的灵力，以及他与当地人的亲密关系，使其成为地方的标志性文化，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仪式、心态和具体的生活方式，以规约和俗化的方式影响到民众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具有深刻而普遍的影响力。随着当今民间社会中对于所属民俗文化的自觉意识的增强，“标志性文化”的意义也就不仅仅是外来调查者的一种观察角度，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地人体认与表述自身文化的一种方式。

本书以传说为研究的切入点是由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共同决定的。统观山东各地秃尾巴老李信仰，其起兴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传说，尤为突出的是，有些地方保留着当地原有的称号，如费县的朱龙王、菏泽的焦龙王，只在相关传说中才与秃尾巴老李合为一体。这种通过传说将原本属于地方的神灵集合在老李名下的做法是历史上的权宜之计，也是民众智慧的反映，却使得信仰与传说筋骨相连，不可分割。没有传说的凝聚，可能就根本不会有作为山东人保护神的秃尾巴老李。

同时，传说以集体的艺术化的记忆方式保存了民俗生活的历史。“作为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具有群体性、地域性、整体性和互释性等多种特征。所以，尽管在今天的地方社会空间中，原本作为整体的民俗文化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碎片化，但我们却应该尽可能地将它们放到一定时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遗产的场域当中，作出相互联系的理解与认知。”^①而传说研究就是一种理解民俗原生态的极佳途径。生活已经前进，历史难以复原，正如吉尔兹所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②传说作为熔铸了民众对当时当地生活理解的一种民俗知识，以故事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后人对许多已经成为“遗产”的民俗文化事象给予考察和解释的概念和符号。经由传说到信仰到生活世界这样的道路，才有可能做出比较贴近民众实际生活的整体研究。

在查找文献资料时，笔者发现无论秃尾巴老李传说还是相关信仰活动的记载都屈指可数。对该传说形成、发展以及演变也没有依托历史记载进行梳理的可

① 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②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6页。

能。史料的缺乏是该传说研究的困难所在，但这种特点又有令人兴奋之处。柳田国男曾说过在传说中揉进正史，“确实出现了结果很坏的东西”，但这种“加工、改变……极不显眼地被进行着，从未间断”。^① 相对盘古、南方龙母、妈祖等较多的文献资料，山东秃尾巴老李在官方话语中的缺失，固然成为笔者在研究时的一大限制，但这种空白，给传说在民间的自由流动留下了难得的空间，使得我们可以看得见民间传说流传变异的自在形态以及隐含在其中的民众心理及其生活的本来面目。同时也逼迫研究者另辟蹊径，以民间口述史为根基，对这种至今保持活态传承的传说细致地比较分析，合理地推测。如同柳田国男所说，“这里提倡的是善于思考，勤于发问，追求事理的研究之风和详加参证比较的研究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将口头传说进行考察，就会得出许多新的结论”^②。

由于生存环境、生活状态以及精神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秃尾巴老李传说虽然在山东不同地域的讲述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借助传说与信仰传递生活经验和传统知识，以求有益于生命保护和生活顺利的努力也是相似的，表现出在传统共享基础上的趋同性。但是无论角色形象、生成途径以及传说的内容构成和讲述时呈现的种种状貌，均体现出不同文化区域间的差异性。正是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秃尾巴老李传说及相关信仰在当下民众生活中的文化共性和地域个性。

这种既具共性又有个性的发展，为笔者对山东各地方的秃尾巴老李进行共时性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中国早期民俗学家黄石认为，“比较法是研究文化，尤其是民俗与民间传说最有效的利器”^③。秃尾巴老李传说虽然在山东大部分地区都有流传，但由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以及地理面貌造成各地的秃尾巴老李实际上千差万别，在同一个名称下，拥有不同的故事和神力，被人们崇拜的具体方式也有差异，有的作为祖先，有的作为乡亲，有的崇拜龙王，有的信奉龙母，有的出于畏惧，有的出于真心的喜爱。如何理解不同地域对老李和龙母的感情，怎样看待秃尾巴老李家乡遍布山东的现象？在各地为秃尾巴老李举行的庙会上，为什么有的可以保持传统的盛大集体仪式并成为弥合矛盾、强化集体凝聚力的非常时空？而有的却成为各种利益群体间产生争端的源头？只有结合地域文化进行梳理分析与层层推理，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笔者的目的不是去给哪一种说法证真证伪，而是将其看做一种社会现象，把有关秃尾巴老李的问题引入特定的地域社会时空中，考察其发生的原因、历史背景

①② [日] 柳田国男：《传说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③ 黄石：《感孕说的由来》，《妇女杂志》，1931年第17卷第1号。

与自然环境，包括各种阶层和力量是如何介入其中并发生作用的。如吉尔兹之论：文化的语法不仅仅是以语言认知写成的，也是以神话、宗教、艺术、民俗、律法乃至天文历法、丧葬典仪等文化文本和文化话语写成的。^① 秃尾巴老李研究当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传说的考察与分析，民众精神中的信仰模式、各种仪式的活动，以及生活中的点滴，都是研究的对象，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互相解释才有可能全面体现秃尾巴老李的意义，实现对地域文化和地方社会更为深入的了解，从而把握秃尾巴老李这种标志性文化在地域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

本书中涉及的田野调查地点：

临沂费县探沂镇楼斗湾村龙王堂

龙王堂坐落于费县县城东南约十公里处龙王堂山上，主要供奉朱龙王。庙宇依山势而建，坐南朝北。隔着一块山前倾斜平原与楼斗山相对，楼斗山南坡为楼斗湾村。龙王堂所在的山坡、林地就属于楼斗湾村。该村现归探沂镇管辖，处费城镇、探沂镇、芍药山乡三地交界，历史上曾经几次在探沂和芍药山乡的管辖内变动。所处地形为典型的丘陵地貌，北、南、西三面环山，山脚下狭长的冲积平原一直向东延伸。



费县龙王堂



朱龙王像

龙王堂方圆 5 公里内大约有七八个村庄，规模不大，最多的 600 多人，最少的只有 250 人；村落人员构成比较单纯，往往只有一两个姓氏，多以主姓命名。龙王堂山以山顶为界，北坡属于黄家庄、朱家庄、方

^① [美] 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第 10 页。

山湾、楼斗湾和南阳庄。

菏泽牡丹区王浩屯镇龙王冯村龙海寺

王浩屯镇，位于菏泽市（今牡丹区）西南部。龙王冯村是该镇一个行政村，分为东、西龙王冯两个自然村。西龙王冯，居民 94 户，413 人。耕地 697 亩。东龙王冯，居民 106 户，447 人，耕地 888 亩。除郭、王、廖、李四姓，余者 90% 姓冯，皆属同宗。龙海寺位于西龙王冯与东龙王冯交界处，其地产属于西龙王冯所有，主要供奉焦龙王。



菏泽龙海寺大门



菏泽龙海寺正殿焦龙王像

威海文登市宋村镇山东村回龙山龙母坟

宋村镇位于市区西南 15 公里处，古为昌阳古城。回龙山海拔 116 米，主山体占地 600 亩，山脉区域占地 1300 亩。《文登县志》记载，山上有龙王庙，因求雨灵验，清道光二十八年皇帝赐匾“溥惠佑民”。三月初二列为祀典。自此，人们就不断烧香许愿，捐款修庙。在山东村西北角传说李龙父母住过的地方建起龙王庙，庙前建起戏楼。村东李龙洗尾巴的地方修建龙池，龙池北面石拱平台上建起龙王庙。回龙山前怀修建龙王李丕昭大殿，大殿最顶端竖一块横匾，上书清道光皇帝“溥惠佑民”四个鎏金大字。龙王像前立着敕封“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龙王之位”，山顶龙母坟前一块玉碑上书“龙母之墓”，现均已无迹。回龙山下有山东山西两村：山东村现有人口 500 人，耕地 900 亩，以房、林两姓人口为多，没有李姓。山西村 400 人，耕地 800 亩，以林姓为主。



文登回龙山



回龙山龙母坟

青岛即墨小龙山

即墨小龙山又叫天井山。明万历七年《即墨县志》记载：“天井山，在县东十里。山巅石窍若井，其水常盈，渊深莫测。傍有龙王庙，遇早祷雨多应。”山上有龙王庙，始建于南宋初年，明嘉靖六年重修。“有司岁二月二日、六月十三日祭。”有慈禧太后亲书的“泽周壮武”匾额、光绪皇帝敕封的“九江王”圣旨、历代关于龙王的诗文碑刻，现存明清以来地方官员为求雨所刻的金、银、铜质求雨龙牌 63 面。主神为李龙王。



即墨天井山



天井山黑龙王像

青岛城阳区红岛街道高家村青云宫

青云宫位于青岛城阳区红岛街道高家村西南。青云宫海拔 40.2 米，主体面积 1015 平方米，总面积为 117 亩，前临大海。青云宫是城阳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崂山著名的九宫八洞七十二庵之一，其中供奉龙母及李师傅。青云宫山地产属于红岛高家村所有。

高家村位于红岛中西部，属红岛的一个渔粮丰盛的中型村庄，总面积 2 平

方公里，有 720 户村民，总人口 2224 人，设 4 个村民小组。村中有七个姓氏家族（高氏、韩氏、程氏、盛氏、王氏、肖氏、刘氏），按来此先后顺序建立了各自的家族胡同。



青岛青云宫



青云宫龙母像

潍坊诸城南三里庄龙母坟

龙母坟位于诸城市龙都街道办事处南三里庄村，三里庄水库之侧，村落中 85% 的人口为李姓，都认为自己是秃尾巴老李的后代。有龙母坟。



诸城龙母坟

注：为保护被调查者隐私权，书中涉及的所有调查对象皆为化名。

书中所有图片除注明出处的以外，均来自本人及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师生的田野调查。

第一章 | 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的主干与分支

传说是一种口头传承的民俗事项，以民众传统生活为背景，包含了大量民间的习俗、心理，是传奇化的历史、艺术化的现实生活、故事化的文化制度^①。刘铁梁认为，民间口承传说固然不是信史，但它是心史，严格的说是民众心态史的信史^②。各种情节单元的叙述与组合，体现了民众不同生活经历与各自的心态发展。秃尾巴老李系列传说内容丰富、流传地域广泛，对该传说主要情节单元的深入解析以及对各地方分支的类型认定，一方面可以更加全面地掌握该传说整体流传态势，另一方面可以透过传说管窥那些没有记载入文献的民众生活史与心态史的演变历程。

第一节 主干情节单元

有关秃尾龙的文字记载目前最早见于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中，卷九《水部下·浦》中引顾微《广州记》曰：“溪浦口，有蒲母，养龙，裂断其尾，因呼龙掘。人时见之，则土境大丰而利涉也。”^③ 顾微大约生活在西晋至南朝宋之间，这样看来，秃尾龙故事至少在南北朝初期就已经相当兴盛了。其中龙母、断尾、利涉等故事的主干情节均已经具备，为其后众多秃尾龙及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之源头。

山东民间传说中对于秃尾巴老李出现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如唐朝说（费

① 黄景春：《民间传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② 引自刘铁梁在第五届山东民俗学年会上的讲话。

③ 顾微的《广州记》现已散佚无传。但其内容被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征引。《齐民要术》卷十“堇”条有：“顾微《广州记》：平兴县有花树，似堇，又似桑。”

县)、宋朝说(诸城)、明朝说(菏泽),但就目前所见文献资料来看,最早明确记录秃尾巴老李事迹的是清雍正三年(1725)刊刻的《文登县志》,其中详细记载了秃尾巴老李的故事情节。

县南柘阳山有龙母庙。相传山下郭姓妻汲水河涯(通“涯”),感而有娠,三年不产。一夜雷雨大作,电光绕室,孕虽免(娩),无儿胞之形。后每夜有物就乳,状如巨蛇,攀梁上,有鳞角,怪之,以告李。李候其复来,飞刃击之,腾越而去,似中其尾。后郭氏死,葬山下。一日云雾四塞,乡人遥望,一龙旋绕山顶。及晴,见冢移山上,墓土高数尺,人以为神龙迁葬云。后秃尾龙见,年即丰,每见云雾毕集,土人习而知之,因构祠祀之。后柘阳寺僧取龙母墓石,风雨大作,雹随之,其大如斗。寺中尽黑气,咫尺不见,周围里许二麦尽伤,独龙母庙花木皆无恙。^①

光绪本《文登县志·山川》中记录了文登邑人赛珠在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所作的一首《龙母宫吟·呈邑明府王公》,其文如下:

柘阳山顶龙母宫,下瞰万井上撑空。龙母官畔龙母墓,樵采不入松楸路。当年龙母产龙子,峥嵘头角秃厥尾。磨牙攫爪腾空去,朝泛清江暮黑水。异物不忘母氏恩,竭来归葬岩谷里。风姨执拂霓旌帽,水晶珊瑚来海底。至今膜呗走千村,珠官贝阙山头起。曾无碑碣镌年代,土人荒唐呼老李。祈晴祷雨剧有灵,龙兮归来禾黍登。闻说老僧小不谨,辇雷掣电一时迸。迺来一去不知还,前年移向回龙山。雕甍甃石穷民力,更筑龙宫辟荆棘。庙貌巍峨总一般,喜新厌故理或然。但使年年收玉粒,不惜处处抛金钱。却怪今秋大雨雹,霖霖连旬失望朔。稻子熟时未上场,狂飙哮吼奔如削。可怜野哭满沟塍,拜上龙宫知未曾?咄哉愚卤真难晓,转悔山场事不了。明府王公智以廉,洞察民隐知神奸。愿上此诗到公府,传谕千家万户晓。更假明威呼孟劳,铲断灵根开聋瞽。龙归大海不回首,自今以始岁其有。^②

赛珠诗中明确指出了秃尾龙在当地的称呼——“老李”,细致描绘了民间对于“老李”的传说和祭祀活动,诗注中还记载了“康熙甲午移祀神龙于昌山,重起祠庙,改名回龙山”的史实。其诗作本意虽然是从反面力图破解民众无知荒唐的举动,但提供给今时今地的研究者们一幅“老李”传说与信

① 《文登县志·怪异》,清雍正本。

② 《文登县志·山川》,清光绪本。

仰的真实历史图景。由此推断，至迟在清康熙年间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就已经在文登民间广为流传并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祭祀习俗。

该地方县志的记载已经包含了后世流传的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几个主要情节单元：奇孕异生、断尾离家、孝母佑乡。

一、奇孕异生

山东各地流传的秃尾巴老李传说中，其母亲都是凡人，但其孕育的方式往往各有不同，非常奇特。

1. 吞食异物怀孕说

文登毕氏妇……见树上有李，采而食焉，甘美异常，自此腹中拳然，遂有孕。^①

山西……有个姓焦的妇女，在溪沿上洗衣裳，忽然“砰”的一声，从天上掉下来个大白桃，这妇女便伸手捞了上来，吃进肚子里去了。……吃了这个桃，这个姓焦的妇女就出事了，有身孕了。（菏泽传说）^②

2. 感应异事怀孕说

李姓妻郭氏，汲水河涯，感而有娠。（文登传说）^③

这媳妇便拉了一领席来，在当院里乘凉。……不久就睡过去了，醒来时，天上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闪电雷声接连不断。……不觉出了一身冷汗，便觉身上有不适的感觉，急忙起身回屋，一头栽到床上，便一病不起……原来是妇人怀孕了。（汶上传说）^④

3. 龙戏说

相传，很多年以前，坞沟村有一户李姓人家，家里很穷，夫妻二人过日子。有一年夏天，夫妻两人在地里劳累一天，晚上在外边露天休息，忽然起了大雨，李妻赤身露体地睡着还尚在梦中，当时被行雨的公龙发现，就与李妻交配了。（滕县传说）^⑤

4. 凡间女子与龙的化身结合说

乌龙沟边住着父女俩，老汉姓李，闺女叫翠花。……有一天，翠花到

① [清]袁枚：《新齐谐——子不语》，齐鲁书社，1986年，第177页。

②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编：《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内部资料，第133~134页。

③ 《文登县志·杂闻》（清道光本）。

④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编：《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内部资料，第185~186页。

⑤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编：《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内部资料，第390页。